

● 中国画名家墨迹品赏

吴昌硕

3

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(浙)新登字2号

中国画名家墨迹品赏

吴昌硕·3

责任编辑 王肇达 李介一

装帧设计 李 文 秉 坤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1998年7月第1版·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9×1194 1/16 印张: 1

印数: 0,001—5,000

ISBN 7-5340-0835-2/J·730

定价: 14.00元

ISBN 7-5340-0835-2



9 787534 008351 >

ISBN 7-5340-0835-2/J·730 定价: 14.00元

墨池点破秋冥冥 苦铁画气不画形

○ 朱颖人

论吕硕先生之画，当以气为先。他曾说：「墨池点破秋冥冥，苦铁画气不画形。」又说：「作画要凭一股气。」所谓形与气，形者外在之状，气者内涵之质。对于外露之状童儒皆知，而于内涵之气质，则需从中国文化的独特个性层面上去思考、去理解。

中国传统画论中的「六法」之头两条即为：「一气韵生动，二骨法用笔」。两者从理论上讲可以单独论述，而在实践中则紧密联系着。气韵可以诱导骨法，骨法应该体现气韵；气韵是统领全局的，而骨法用笔则是局部的，具体的，它只有在全局的统领之下才具有美学意义。古人曾认为「气韵生动」是属于先天的，生而知之的，而骨法用笔则是后天的，是人们通过勤学苦练可以获得的。这种看法，把两者割裂开来了，而把「气韵生动」推到了玄乎其玄的地步。我们认为气韵与骨法是关联着的，气韵应该统领全局而贯穿于每一步，骨法是在局部的展示中统一于全局之内；两者在相互拓展与依存中让人们获得美的感受。吕硕先生所说的「画气不画形」，其实质是以形写神，而「写神」也得通过笔墨。以下则想通过吕硕先生的笔墨艺术来简析其「画气」之道。

吕硕先生早年以篆刻、书法成名，中岁兼工绘画。其篆刻得力于秦汉印文和封泥，在方寸之内研究阴阳靡荡、气机畅通之理，以大气雄浑、朴茂苍古之风列于西泠印社诸家之首。其书法则得力于金文、石鼓、圆笔中锋，以折钗股、屋漏痕迹，呈欲纵故敛之势，结体大多呈斜势开张，与绘画形式成统一基调，冲击力强，显现其独有的雄强、浑厚风貌。

吕硕先生自认为他的绘画是「一直以书法演画法」，平生得力之处能以书法之笔作画」。他非常看重以书法演画法，视书笔即画笔。他的书法整体感极强，下一个字紧咬上一个字，气势连贯，结构紧密，规正中包藏着变化，落笔、收笔、藏锋、露锋，处处着意，常以一波三折化解笔线的刻板与类同。组合笔线的粗细、疏密、聚散非常得体，使书法中的刚健矧

娜之美与浑朴古拙之气浑然一体。假如我们进一步去赏析他笔法中的点画，更觉妙理无穷。先生一点一画，无不含一波三折笔意，点之内有‘高山坠石’之重，一笔画去大有‘千里阵云’之势。此中举重若轻，悬岸勒马，于退疾中稳如泰山，其情理在一按一提，牵丝贯穿，疏密相间，虚实相生中皆能极尽其妙。由于昌硕先生的书法功底得以充分发挥，故其所画物象，均不以形似为准则，而以气势为先导，无论所画藤萝、草木，均以画气为先，完全体现‘直以书法演画笔’的思想。所画紫藤或梅花皆以草书、篆笔写之，故有昌硕先生之梅谓‘藤梅’一说，以藤以梅以书融为一个形象，成为他的画法与画风，舍此也许将失去昌硕先生的绘画光彩。

其次，昌硕先生的‘画气’之道，也通过对书法形式美的充分运用而体现出来。书法艺术的一个突出方面是其疏密变化，在绘画中充分运用书法艺术的这种特点，就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韵律美。但书法的字体中的疏密，由于笔画多少不一，只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疏密现象。这种自成的疏密现象还不能算是艺术形象，只有当这种字体笔画的自成的疏密现象与书法笔法的技术处理，例如提、按、顿、挫等相结合，才能既顺应自成的疏密，又形成了艺术的韵律变化。于是，作用于人们的视觉观感，就形成了美的节律。这种节律感，从某种角度上讲可作为书法表现的一种表现形态。昌硕先生正是充分运用了这一点，同时融汇传统文化之精髓，从而以其鲜明的个性化的笔墨，在中国书画上创建了‘槐风范’。

再说先生的皴墨法，这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去剖析，例如他画荷叶，趁其未干之时，常以浓墨勾叶筋，浓的叶筋叶脉在淡墨叶上渗化开来，使其既有融合之感，又见脉络分明，增加了叶片的厚重与浑朴感，这是以浓破淡；另一种是将清水作用于笔头上，用蘸过墨或色的笔去蘸淡色或清水，使笔上的墨色起着相互渗化的作用，这是以淡破浓，反之则是以浓破淡。昌硕先生善于将纸上与笔上的皴墨法结合起来运用，以求复杂多变。这种皴墨法在昌硕先生的画上随处可见，大的荷叶上有，细的兰叶上有，哪怕是在梅花、水仙的花瓣上都充分发挥着它的艺术效果，这效果就是要求适合‘淡而不薄，厚而不浊’的审美要求，在笔线上能获得枯湿多变而又统一的韵律美。这种美，让人感觉到昌硕先生追求气势的本领及其价值。

潘天寿先生评价吴昌硕的绘画时提到，‘实在昌硕先生不论诗、书、治印等等都以气势为主’，‘气与势都须凭借笔与墨的可视形象来完成，故历来有书画相通，画笔能从书笔来的原由。齐白石老人曾说：‘余见缶庐六十岁前后画花卉，追上海任氏（伯年），得名后参赵氏（之谦）法，而用心过之，敢开笔机，气势弥盛，横涂竖抹，神鬼莫测’之于是天下叹服矣。’我在这里浅谈笔墨数语以应编者，并愿与大家商榷。



高枝實囑三山雨
打水隨風時自堂

翠女盤騰金果

丁卯春

吳昌碩年八十







時光

丁卯春書
年八十四







天中
佳品

丁卯年
白大龍



寄
下
柳









依樣
古新



歲寒風味
老在呵凍



